

□ 龙立榜

流淌在岁月里的亲情

一

记忆中的爷爷总是着一身黑色的粗布装,缠一根黑色的腰带,走路的时候,别在腰带上的烟袋杆吊着的螭狮壳晃悠悠地。

爷爷不识字,与人说话却时常掺进一两句《增广贤文》里的句子,比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让人以为他是乡间老夫子。而他所做的事就是,一年四季进山去砍没完没了的柴火和松明。

过去人们都很穷,我家兄弟姊妹多,所以更穷。那年大姐和二姐同时考上了中学,家中却拿不出十六元的学费,懂事的大姐和二姐就整天背着背篓进山去打猪菜,嘴里说:“我们不读书,我们又不喜欢读书。”

到屋后竹林里砍来竹子后,手技笨拙的爷爷破天荒地开始编竹篓,编了拆,拆了又编,终于编成了几个像样的就佝偻着腰挑到集市廉价卖。

月亮渐渐升高了,爷爷手中的竹篓也渐渐成形。玩累了一天的我和堂兄弟们横七竖八地躺在爷爷古旧的硬板床上。半夜里悄悄醒来,只见银亮的月光携着屋后翠竹摇曳的碎影无声无息地泻进屋里,轻轻地洒在爷爷手中跳跃的竹蔑上,朦胧了爷爷若有若无的歌谣……

爷爷的竹篓编得粗糙,即使喊价再低也很难卖出去。当终于脱手了,爷爷就要踩着满地的月华回家。那时,我和兄弟姐妹们就光着脚丫,踏着青石板路去寨脚的大石桥上等爷爷。爷爷回来了,我们带着哭腔责骂他为什么不知道我们在担心他,爷爷却笑哈哈地摸着我们的头说:“香妮子该换个书包了,波狗崽的作业也剩下没几页了……”

爷爷编了一个月的竹篓,那年立秋,大姐和二姐坐进了中学的课堂。

二

“月亮堂堂,照在后门洗衣裳;白白洗,白白浆,打扮哥哥进学堂,学堂起在哥屋背,没得读书也在行。”细姐和我是唱着



这些童谣长大的。

早上,母亲在灶房里忙活,我和细姐就坐在灶前一边看煮粥的灶火,一边在灶膛里烧红苕充饥。细姐说她不爱吃红苕的肉,红苕壳更香。于是红苕肉我吃,细姐就用门牙蹭刮粘在烧焦的红苕壳上的薯泥,看她吃得嘴巴吧唧唧,我却分明捕捉到她隐藏在造作里的苦涩。

深秋,瘦猴子一样的三姐爬上几个小孩都抱不过来的核桃树上,把带壳的核桃摇落下来,我们持一截小木棍就在树下的灌木蓬里找呀捡呀。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待母亲扶着门框在暮色里凄切地喊我们回家时,我们各自的竹篮里以盛满了黄澄澄的核桃。

明晃晃的太阳下,母亲把我们的核桃分三个簸箕各自晾晒在窗台上,把壳晒裂,褪壳后就由母亲帮我们背到集市去卖。母亲说,比一比看谁捡的核桃多,看谁先凑够钱买棉衣过冬。

也真是奇怪,我簸箕里的核桃渐渐多起来,三姐细姐簸箕里的核桃却渐渐少去。那年冬天母亲给我买了棉衣,三姐细姐却因凑不够钱买棉衣,瑟缩着过了一个冬季。

白天我在溪塘里洗了一天的澡,晚上就梦见一团房子大白糊糊的东西排山倒海般地朝我滚来。我病了,发了高烧。

“七月半,鬼乱窜”,我生病那天正是七

□ 苏作成

秋雨的韵律

一个秋日,与家人回到老家。时说天气预报讲今天会下雨。我说有时天气预报也不一定准确。果然一上午未下雨。吃过午饭后,我就上床休息。

不想,一觉醒来,秋雨却在唰唰地打着。在这旧屋里,乍一听到秋雨声,我竟感到有些新奇。都听过几十年的雨声了,怎么此刻再听,还会有一种新奇之感呢?

窗外的秋雨鼓槌般咚咚、咚咚地并不急切地敲打着宽大而有些枯萎的芭蕉叶,它所发出的声音,悦耳而清脆。那叮叮当当的声音应该是秋雨打在青瓦上所发出的。至于那些滴滴答答的响声,应该是后山上,雨打竹叶所形成的。透过窗口望去,东山的树上正腾起了薄薄的白雾。不知秋雨击打在白雾上又能形成怎样的声音?

此时,种种的雨声混合起来,成了一种令人陶醉的声音,仿佛有一种魔力,将我很快地引入到了儿时的岁月中。

打着赤脚的我,在秋雨中疯跑,欣喜地聆听着雨声,享受着雨中的快乐,全身淋湿了也不管,后来还是被娘喊了回来。娘打我,用的是南竹条。双目失明的奶奶一听到娘打我,就急得用拐杖敲桌子……儿时的我,不单是秋雨声,连春雨夏雨冬雨的声音,我都喜欢听。不料,一晃几十年过去,进入中年的我,听

到秋雨声,仍然会有一种欣喜之感。

“秋雨鸣败荷”,可惜屋边没有一个荷塘。这时的雨声,并不如夏雨那样地粗暴和带着雷声,也不像春雨般淅淅沥沥的,也不似冬雨会带着彻骨的寒意,显然,秋雨是绵绵不绝的,它所透出的是一种惬意的凉意。它奇妙得如同伤感的歌声,惬意得如同淡然的古诗,又如少女们在窃窃私语。

我喜欢聆听秋雨声,并非像古诗人那样能从中听出一种英雄的豪气;或是能从中听出一种温馨或凄凉意境来。也许,我所聆听的秋雨声,原本就浸润了古诗的意境,原本就浸润着我对这个世界 的体验。故而,我所听到的秋雨声,也自会有它的内涵。

显然,聆听秋雨声,算得上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聆听它,我并未感到忧愁或失望,反而从那些旋律中听出了饱满的喜悦或希望。

事实上,无论一场什么样的生命,既会有忧愁的内容,也会有快乐 的因素。在人生漫长的路上,凄凉 的风景有,欢乐的风景也有。一路上,肯定存在着无数充满变数的拐角。秋雨敲出的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旋律,生命总会顽强地充盈大地,一片枯黄的秋景和萧索的冬景之后,肯定又会迎来春暖花开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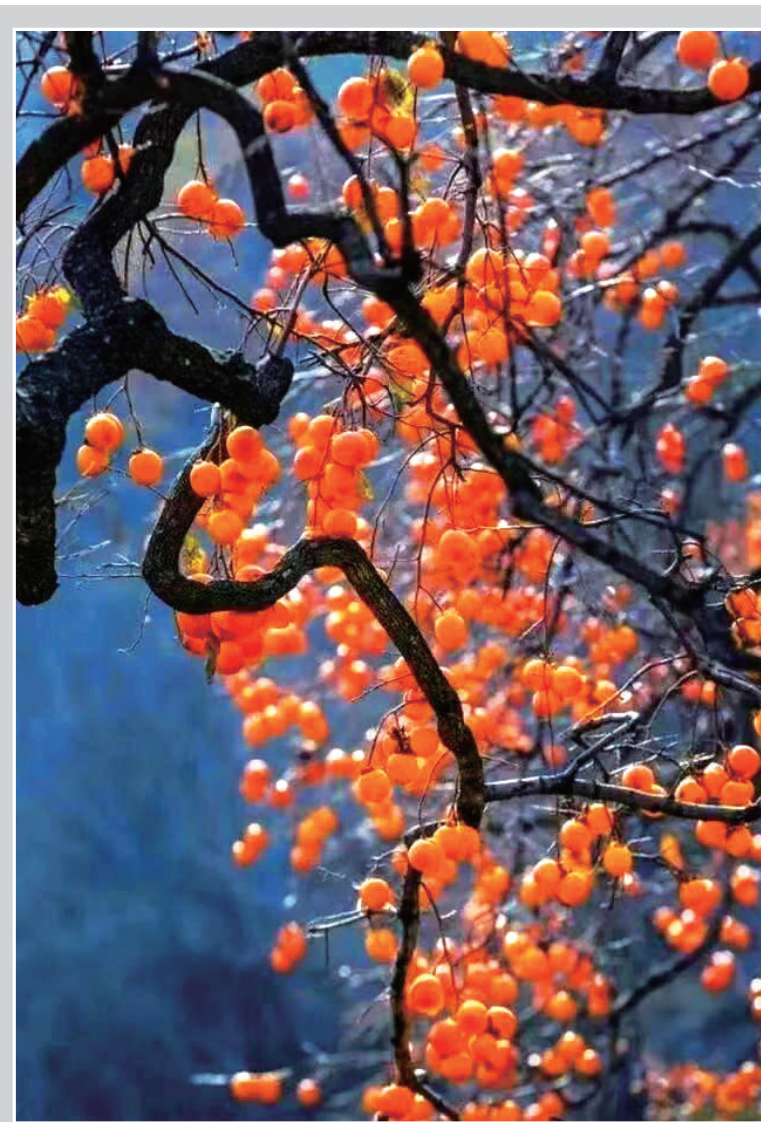
□ 李茂奎

日常生活的诗意叙述

—— 读宋尧平诗集《忧郁的靈魂》

系红领巾”(《女儿入少先队》),对生活进行了叙述。“爸爸把你高高举起/爸爸横七竖八抱你/你开心得不得了”(《爸爸把你高高举起》),也是生活场景的再现。

诗人陈超说,不要用舞台上矫揉造作的范儿写诗,不要使用调侃的轻佻语调。诗是与处于哑哑之地的潜在知音的交流,要质朴、谦逊、诚恳,还有一点羞怯的自我克制。宋尧平就是用近乎直白的语言,对熟视无睹的冗俗平庸、司空见惯引不起注意的事物引入诗中。他对日常生活诗意的捕捉,切入于现实生活的中心,对现实生活的指认。是日常化的“及物”,及日常处境和经验的书写。在他笔下,诗歌不受“载道”“明志”的束缚,成了供他消遣的工具。“想不到,我早已以诗为伴/今生有诗为伴/无论酸甜苦辣,诗永远是我内心的甜蜜”(《今生有诗为伴》),诗,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下班了/买点小菜回家……/就想早点回家/我想听孩子们/甜甜地叫爸爸/我就是这样的男人”(《我就是这样的男人》),有点



清水江

刊头图

来自网络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

当然,宋尧平的诗,绝非平凡生活的场景与情绪的复制,而是格外注意沟通日常诗意和人的深层经验。T·S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中说:“一个作家在创作中的一大部分劳动可能是批评活动,是筛选,组合,构建,抹擦,校正,检验。”显然,宋尧平的创作,也经过了这个过程。“每年过年后/都要留一份好酒好菜/等战友来访再吃/父辈的战友情/是我记忆中浓浓的年味”(《茅台酒留等战友来再喝》),父辈的感情,别有诗意。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也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凡说到生活,大家通常都认为它是世俗的。但对于诗歌而言,生活所表现出的恰恰是其神圣的一面。这种神圣并不是高高在上,不是让人顶礼膜拜,而是体现在它常常能让写作者通过写作发现对生存的敬畏。宋尧平在展现生活的同时,也有着自己的哲思。“文字只是一种工具而已/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思

四

与妻恋爱时,我在家乡的山里教书,妻跟她三哥三嫂在县城做服装生意,我们几个月难见一面。

妻在兄妹中排行最小,但没有一点么女的娇气。妻文化不高,写的字却如她的形貌娟秀而工整。冬天来了,妻就托山里去县城赶集的人捎来我和母亲的棉衣棉鞋。

见我拿不出彩礼,妻把衣摊盘了出去,还真没发现女方自己出彩礼的。

婚后,妻背着一个侗家背篓天天跟着村里的妇女们进山去打猪菜,原本白嫩的肌肤很快就被山里火毒的太阳烤得黝黑。

通常,我在床头灯下看书,妻就躺在我身边的被窝里静静入梦了,发出细细的鼾声。昏黄的灯光下,妻的鼻翼泛出油彩光芒,放在被子上面的手臂有不少植物划破的褐色痕迹。

那时我有肘部疼痛的毛病,岳母叫我用并蒂草捣烂泡酒敷试试。

妻又跟妇女们进山去打猪菜去了。下午天气突变,倾盆大雨漫天倾泻,像落汤鸡似地跑回家的妇女们说失散了妻。

我披上塑料薄膜戴上斗笠爬上高高的山梁声嘶力竭地喊妻的名字,但雷声和狂风总是吞没了我的声音。当我发现妻时,她正攀附着凉粉藤一寸一寸往悬崖上爬,原来妻在打猪菜时抬头发现了悬崖上那棵难得的并蒂草……

幼时,岳母就在妻的耳垂上穿了眼儿,待长大嫁出去好戴郎家买的金耳环。

雷打坡出金子了,隔壁的堂兄弟们去雷打坡淘金都发了财。看到嫂子弟媳们一个个珠光宝气,再看妻顾长却光然无物的脖颈和一截小竹丫塞着眼儿的耳垂,内疚和自责便在胸中轰然升腾。

春节过后,我去了广东一个沿海城市。进厂不到一个月,妻的信就接踵而至,妻说她跟人换活路把田打好了,秧圃的秧苗绿油油的长势喜人,圈里的那对条子猪一个劲地长膘,跟村里的妇女们去打猪菜,有说有笑的,快活着呢。我何尝不知道啊,妻怕我担心她扛不住家庭的重担刻意掩盖自己的辛劳……

无尽的乡愁伴我在他乡的屋檐下度过两个春秋。

与妻团圆时,我买了对金耳环换下了妻耳垂上那两截小竹丫。

□ 木易

倾听秋天的声音

秋声,传得很远
风信子在桂花香里埋下秘密
此刻,必须摒弃全部古典意象
洗尽铅华,枯竭的河流里
活着的都是幸存者
它们在秋雨中静默,在晨钟暮鼓里
把秋天藏进冬天的袖子里,温暖片刻
不忘伟顺流逆流
吹撒菊蕊的陶渊明气息

攀爬上秋风的支架,落叶与天空做伴
大地献出丹青,从黑暗到光明
懂得灌浆的是一滴水,在豆荚上提前圆了
携着反复揉搓的风,驻足聆听
树枝上的秋蝉在季节的分水岭上爱恨交加
不需要西风凋碧树
天凉了,我会轻轻拍拍拍的肩膀
把自己融进一片豆秸田里
让豆荚,让草籽,让熟稔的乡音都响起
丰润的回声

□ 李田清

中秋盼月圆

秋高气爽淡云浮,月是中秋最惹愁。
疫情一家隔两地,鸿雁南飞思故乡。
思亲湘南久安背,念女遥出上海关。
牵影遥遥催泪下,身隔天涯皆是情。

□ 张力

秋分时节

(外二首)

风声越来越紧
季节随风飘落
走进屋,拿出祖传的镰刀
将秋天,刈割成两半
从此以后,白昼和黑夜
便一分为二

诗笺上,草木日渐消瘦
几对大雁驮着霜色
一路向南飞去,顺带着
将捆捆蟹肥菊黄的念想
丢向人间

寂静的午后
鸟雀,不再计较长短
红着脸,高声歌唱丰硕
农人们也开始撒下种子
期待把收获酿成美酒
痛饮一番,搂着季节的馈赠
酣酣睡下

秋分日

今日,撸起袖子
将无限遐想露出一截
我惊异于时节的特产
五谷已经酿熟,甘之如饴
甜化了一茬又一茬的柔情

盛夏的喧嚣和躁动早已远去
被深秋的厚重取而代之

稻谷归仓,昼夜拉长
丰收的笑厝
在脸上猎猎作响
奔跑在田野间,握紧丰硕
请仔细看
麦秆上镌刻着的
是生命与土地的对话

秋分之思

将文字收拢
隐入山间的一簇菊花里
才发现
秋天已经越走越深

暂时停下对天气的揣测
靠在树下听柿子讲
它那青衣转黄绿的身世
几片落叶撕下往事
留下一帧帧金黄的回忆
小心地贮存在乡愁里

清凉的指尖上
万物正安然接纳自己的命运
远处仲秋 的隐雷
在大声呼喊
那一秋分天下的豪迈

